

畅销
SHANXIAO

情恋小说选萃

艳歌

李复威 主编

余继军 选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

畅销小说精品文库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 马朝阳

封面设计: 唐伟杰

责任校对: 李 蕊

责任印制: 贾爱荣

当代中国畅销小说精品文库

艳 歌

——情恋小说选萃

李复威 主编

余继军 选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0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ISBN7-303-03241-X/I·376

定价: 8.80 元

代中国畅销小说精品文库

总 序

李复威

近年来,改革开放大潮的迅猛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渐繁荣,将我们一向视为神圣、高雅的文学事业抛到了一个陌生的、尴尬的位置之上。文学必须到市场的特定天地中展现自己、相互竞争,在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喜爱中取得生存权和发展权,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实,这种情态形成的本身就蕴涵着一个极为朴素的道理:文学创作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的生命。读者群的大小、读者的取舍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创作的兴衰荣枯。

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文学作品的滞销与畅销问题受到了文学界、出版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

无庸否认,畅销并不是文学的全部价值。短暂的轰动效应并不能预示作品持久的活力。读者的喜好中往往有着其它的复杂的、微妙的因素。一些畅销作品中还存在着这样的或那样的不良倾向……然而,我们不能不正视我国具体的国情,不能不正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习惯,不能不正视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

高与文学普及的密切关系，不能不正视文学出版事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方针，不能不正视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的日益增强。这一切使我们清醒地看到，文学作品的畅销与否是当前我们不可回避的、紧迫的重要课题。

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宗旨。

畅销小说，顾名思义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广大读者争相购阅的作品。从我国当前读者的文化层次和欣赏水平考察，多数畅销小说无疑具有大众化、通俗化的倾向。它们往往具有追踪热点、题材时髦，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形式活泼、可读性强，语言清畅、适应面广的突出特点。畅销小说的这些优势和长处，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都能明显地感到不少的“严肃小说”出现疏离读者的现象。我们并不否认严肃小说在艺术探索和创新方面的先锋作用，也充分理解一部分审美档次较高的读者的需求。但是，以“阳春白雪”自居，以“曲高和寡”自慰而藐视和贬低畅销的大众小说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严肃小说的某种贵族化倾向使之与通俗小说的反差愈来愈大，是令人担忧的。

在我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向来有“雅”与“俗”的分野。重雅轻俗、尊雅贱俗，似乎也成为历代文坛的审美定势。然而，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这样的划分和结局并非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文学演化的许多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常常出现雅俗互补、雅俗合流，甚至雅俗转化的现象。我国文学史上的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几乎都是从“俗”文学的地位转化到正宗的文学“雅座”上的。处在转轨期的我国当代文学，难道不能从中悟出一点具有参照价值的信息和先兆么。

编选这套丛书，我们意在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活跃兴旺起来的畅销小说进行一次动态性的小结，对其良莠优劣作出一定的评估和筛选，以求扶正祛邪、去粗取精、扬长避短。我们的编选原则

是：既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又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既能产生图书市场的畅销效应，又能有较久远的欣赏价值；既能通俗易懂、便于阅读，又能寓雅于俗、雅俗共赏。我们期望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恐怕也是畅销小说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努力方向。我们还殷切地期望，中国能尽快地建设起自己的畅销小说的创作、出版、评奖、研究的种种机制，以求能更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效应和艺术职能。

需要说明的是：

1. 本丛书所选作品多出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这五六年间，意在为读者提供最新的、最能反映时代气息和文学潮流的作品。

2. 所选作品侧重短篇小说，兼及中篇小说。一方面是由于丛书篇幅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对小说“写得精萃些”的观点的提倡。

3. 所选作品均按发表时间前后排列，以求为读者清理出此种小说的演变线索。

1993 年 6 月

选编者序

余继军

可以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情恋小说是以“不谈爱情”的方式介入爱情这块古老而又神圣的文学领域的。之所以不能再谈爱情,是因为人们“知道爱情故事已经太多,太多的感伤的爱情故事足以使读者倒胃口”(叶兆言语);之所以不得不谈爱情,是因为爱情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之一,而小说归根到底是探寻人的存在之谜,因而还得谈谈爱情。显然,这里的爱情已不是老生常谈。可以称作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现代翻版的以琼瑶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在这里被视作近乎痴人说梦;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的爱情小说对至高至美的爱情的呼唤与追求,也在一句颇为无奈的话语——“爱情是生命的绿岛”,格言一般的警句深刻得离我仿佛有几十里路远(叶兆言语)——中成了昨日黄花。处于世纪之交的小说家们无心缠绵悱恻地卿卿我我依旧,他们毅然走出了花前月下这块令人眩目的朦胧缥缈地段,直面现实的人性,观照实实在在的爱情生活,脚踏实地地追问情和爱。他们不谈爱情地大谈爱情,不是一种矫情,而是出于真情。这类作品称之为言情小说,未免俗气;名之曰爱情小说,太过空泛。于是“情恋小说”生焉,取其独特脱俗之意。

20世纪末写爱情题材,多少有些硬着头皮。硬邦邦冷生生大约约是这些情恋小说的最大特色。它们面对现实世俗的爱情婚姻出

人意料地客观、冷静，它们着力描绘的是现实生活中爱情的原生状态。当然，这也是时代使然。8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十年后又掀起了一个强劲的势头，人们在商品经济大潮的裹挟下，强化了求真务实的价值观。实用主义取代了理想主义，崇拜英雄的激情也逐渐消解，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平凡琐事，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才是最实实在在的东西。此时，世俗、平庸又不乏温馨的爱情婚姻成为情恋小说的反映对象。池莉的《不谈爱情》，写的是一个教授的儿子与一个市民的女儿恋爱结婚的故事。不同的文化教养与生活习惯使得恋爱结婚缺憾甚多，然而双方的功利目的却使双方在不谈爱情的情况下维系着婚姻关系。而这种“不道德的婚姻”也不乏温馨浪漫，双方都不同程度地感到心满意足。作者显然在告诉人们，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爱情，生活中任何美好的东西无不伴随着世俗平庸而存在。无需嗟叹，更不必捶胸顿足，因为生活原本如此。爱情简化成一种需要，真是生冷得可以。

情恋小说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立足爱情本身，以爱情为核心来描画人生风景，探寻人类存在的基本境况。在这里，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不再是某种政治观念、道德意义的承载者，没有美也无所谓丑，没有善也无所谓恶，有的是原色的爱情和活生生的人。不再锋芒毕露，不再爱憎分明，平平淡淡，如是而已。但决非无色无味，其意隽永深长。叶兆言《艳歌》中的男主人公思恋的是一个漂亮女郎，不料得到的却是相貌平平者；抵死不用岳父施舍的钱，却一头扎进钱眼里，干一些明知无意义的事。想得到的没有得到，不想得到的偏偏送上门来，人生整个儿的就是在这种不尴不尬的境地中。方方的《桃花灿烂》，写一对爱得要死要活的青年男女因为个人选择的错误而遗憾终身。生活的悲剧往往是随意的举手投足酿成，并不都是波澜壮阔和激动人心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而导致悲剧的论断在此无以立足。生活是平凡而无奈的，作者想告诉人们的也许就是这点。

认同世俗的爱情婚姻，摒弃政治、道德的大帽子，决不意味着情恋小说没有自身价值的追求，它们仍在“呼唤人性中的美丽、真诚”（张欣语）。我赞同这样一句话：“我们戏谑价值，但我们最终肯定价值；我们遗忘崇高，但我们终究要追寻崇高。”王朔的《永失我爱》中的何雷痞气十足，调侃一切，当他知道自己身患绝症时，决然与心爱的姑娘分手，自己独自承担精神和肉体的痛苦。这是怎样的一个崇高！张欣的《城市爱情》和司晨的《初恋是一杯苦酒》都放射着人性的光辉。此时的情恋小说不再津津乐道拉一回手便激动一辈子的老模式，但也不会动辄浅薄的“颠倒衣裳”，如患狂疾。我坚信，人之所以为人，仍在于精神价值的追求。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个老调子显然仍将唱下去。倘能真实而准确地记录下永恒长河的一瞬，便是编者最大的心愿。愿老调子越唱越高亢，越唱越宽广！

目 录

总 序 李复威 (1)

选编者序 余继军 (1)

不谈爱情 池 莉 (1)

艳歌 叶兆言 (47)

永失我爱 王 朔 (89)

城市爱情 张 欣 (137)

桃花灿烂 方 方 (210)

初恋是一杯苦酒 司 晨 (282)

后 记 李复威 (324)

不谈爱情

池 莉

除了手中的那把手术刀，庄建非最为着迷的便是体育运动。尽管他与人玩什么球都输，但他精通看。他是欣赏球类运动的行家。内行得可以纠正国际一流裁判的误判、指出场上教练的失策。

他还在母亲肚子里就经常观看体育赛事——那当然是他母亲应酬他父亲的贤惠举动。而他却似乎由此获得了胎教。三十年来，庄建非已确认自己与体育赛事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应。赛场上总是龙腾虎跃，生机勃勃，健康壮美，毫无伪饰造作，充满激烈竞争，去掉了生活的平庸，集中了搏击的智慧，是人生的实在的浓缩。不迷体育赛事，算什么男人！

所以，在今天之前，庄建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看不成尤伯杯女子羽毛球决赛和汤姆斯杯男子羽毛球决赛。只要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性决赛，庄建非总是非看不可。在他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全外科乃至全医院都已充分领教了他的迷劲。外科主任会很自然地在有重大赛事的晚上不安排他的夜班。这次依然如此。

主治医生曾大夫，号称外科的第二把刀。年过五十，面皮白净，衣着考究。近年来心脏不太好，戒了看比赛的瘾，只好寄托于听讲解和最后结局。他认为宋世雄的讲解嗓音太尖利，感情太冲动，并且经常用词不当。庄建非则成了曾大夫的理想讲解员。而庄建非凑巧又十分乐意事后有机会与人共同回味一番。这一老一少成了

配合默契的老搭档。今天下班时候，曾大夫特意候在楼梯口，对庄建非说：“庄大夫，明天见。”

庄建非会意地答：“明天。”

如果今晚没有尤伯杯赛，他们决不会打这个招呼。天天见面的同事，最多打个哈哈。

和往常一样，妻子吉玲已经做好了饭菜。和往常不同的是，庄建非没有摩拳擦掌地围绕菜肴转圈，说：“嗨，好菜！”

庄建非不停地看钟。

饭没吃完，比赛开始了。庄建非立刻放下碗，坐到了客厅的电视机前。

决赛在中国队和南朝鲜队之间进行。众所周知，近几年这个小小的南朝鲜在体育界像只出山饿虎，恨不能吞掉全世界。这可是场血战呢。

中国队的第一单打是李玲蔚。李玲蔚看上去有点有气无力。讲解员解释说这位世界羽坛皇后刚刚发了几日高烧。庄建非一拍椅背，身上忽地出了汗。第一盘李玲蔚果然输了。“太糟了！”庄建非冲着电视屏幕大声叫喊。他猜测队医准是个开后门混进去一心想出国捞外币的家伙，连个发烧都治不好，应该吊点钾，否则她怎么会有劲？

庆幸的是李玲蔚到底不失“皇后”的体面，二、三盘都赢了。为中国队获得了宝贵的一分。

庄建非甩了一把汗，用掌声热烈欢迎第二单打韩爱萍。凡是湖北的选手，庄建非就倍感亲切，好像有种血缘关系。了不起的韩爱萍凶猛老辣，几拍子将南朝鲜小姑娘打了下去。两盘连胜，第三盘就用不着打了。

第三单打是新秀辜家明。一个小丫头。又是湖北的。不由得令人无比振奋。

辜家明还没上场，妻子吉玲突然跑上来挡住了电视屏幕。

“我敢打赌，辜家明准赢！”

吉玲没有移动身子。

“你怎么了？”

庄建非这才发现妻子的表情异常严肃。此时此刻他希望任何环节都不要发生什么故障。他用化险为夷的微笑说：

“来来，坐在这儿，陪我看球。我妈妈就老是陪我爸爸看球。”

吉玲说：“我不是你妈。”

“你怎么了？”

“本来嘛。我不是你妈。”

庄建非笑不下去了。

“好了。第三单打开始了。”

吉玲冷冷地扭过头，依然屹立着。

庄建非说：“请让开。”

吉玲将头倏地转了一个方向。

“吉玲，我请你让开！”

讲解员在吉玲身后激动万分地叫道：“好极了！”吉玲笑了，晃动了一下，“嗒”地一声，电视熄灭了。

庄建非跳了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

“关电视。”

“谁让你关的！”

“用不着经过谁的批准。”

“真是蛮不讲理！”

“谁蛮不讲理？我想你只要稍稍回忆一下，就会发现你从进家门起除了看钟没看别的。我没说过话，没出过厨房。我一直在等你！等你问我。”

“问你什么？”

庄建非飞快地在头脑里搜索了一通，似乎没什么需要问的。一切正常。他说：“我不记得有什么问题。如果有，请你提醒我。现在你快打开电视。”

吉玲闭上眼睛，难过地摇了摇头，再睁开眼睛时已是满眶泪水。她怨恨交加，喊道：“不！我不打开！”

庄建非一把握住吉玲的胳膊往旁边拖，吉玲挣扎着，用脚踢庄建非。

电视机开了。辜家明一个漂亮的扣杀，一拍扣死。讲解员又叫：“好极了！”

吉玲扑上去，狠命按下开关钮。庄建非上前抱住她的胸。吉玲用修得尖尖的涂了指甲油的指头向丈夫抓去。片刻，吉玲胜利了。她披头散发，狮子般占领了电视机。她哭着，说：“好！动武了！庄建非，你打老子，你这个婊子养的！”

庄建非不禁后退了好几步，目不转睛望着妻子就像望着一个奇迹。这完全不是他恋爱两年结婚半年的吉玲。吉玲嘴里从来没有一句脏话，一直是个学生型的纯情少女呢。在这尴尬的瞬间里他甚至想笑，这戏法变得把他都蒙住了。谁能蒙住他？谁又蒙住过他？

吉玲捶着胸脯，继续哭声哭气地怒吼：“你打吧，有种的朝这儿打，往死里打，不敢上的是他妈乌龟王八蛋！”

庄建非手中攥了一只玻璃杯。

这是一套进口高级咖啡具中的一只。玉绿色。式样里透出一种异国情调。往事历历在目：那是婚前的一天，他俩冒着大雨跑遍了武汉三镇，为的是买套合意的茶具。最后是失望加疲惫。他们拖着脚步钻进一家商店准备歇口气，没料到这是一家新开张的贸易商店。就是这套晶莹的玉绿色的咖啡具在货架上像星星一般光彩闪烁。他们不约而同“哟”了一声，不约而同把手伸向对方说：“买了！”

买了。一只杯子八元九角九分人民币。他们谁也没躊躇，没嫌

贵。光是那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瞬间也是千金难买的呀。

这套玻璃杯在家里一直倍受珍爱。

庄建非举起玻璃杯，狠狠朝地上砸去。在痛快淋漓的破碎声中，吉玲的声音比玻璃还尖利。

“啊！你这狗杂种！”

中国银行是幢巨石砌成的巍峨洋房。在这个6月的夜晚，庄建非爬上最高的一级台阶，一屁股坐在石条上，一口气嚼完了五支雪糕。他在对自己的婚姻作了一番新的估价之后，终于冷静地找出了自己为什么要结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性欲。

庄建非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研究训诂学的专家，母亲是中文系当代文学教授。他们事业心很强，庄建非很小的时候他们便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庄建非在学山书海里长大。他天赋不错，很有灵性，热爱读书，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班级里的尖子。他的缺陷在不为常人所见的阴暗处：老想躲开人的眼睛干点出格的事。

他在幼儿时期就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愉快来自生殖器。没有任何人教唆，他无师自通。小学快毕业时，他从一书《赤脚医生手册》上知道这种事有个恶心的名称：手淫。因此他曾有一个阶段停止了地下活动。但青春期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他。深夜，庄建非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纵情地想象白天他不屑一顾的漂亮女孩，放肆地自我满足。白天的庄建非是教授的儿子，好学生，到处受人关注和赞扬。博得不少女同学的青睐，他却一概淡漠，拒绝她们到家里来玩，以取得父母的信任。

要是他母亲知道了这一切准会痛不欲生。

庄建非干得滴水不漏，多少年都滴水不漏。谁要以为搞手淫的男人千篇一律都是姨娘样或都眯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那就上大当了。正人君子与流氓歹徒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前者通过了手淫

的途径之后希望结婚，后者却发展成强奸或乱搞。庄建非是正人君子，他的愿望是结婚。

从理论上说，结婚并不只是意味着有了睡觉的对象。庄建非当然明白这一点。结婚是成家，是从各方面找一个终身伴侣，是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细胞。基于这种理智的思考，庄建非一直克制着对女性的渴求，忍饥挨饿挑选到二十九岁半才和吉玲结婚。

现在看来二十九岁半办事也不牢靠。问题在于他处在忍饥挨饿状态。这种状态总会使人饥不择食的。

干吗要让他偷偷摸摸忍饥挨饿？他恨恨的可又不知心里恨谁。

坐在中国银行最高一级台阶上吃雪糕的庄建非出神地望着大街，心情复杂地想起了梅莹。

梅莹是本市另一所医院的外科医生。她是那种身体丰盈，风韵十足的妇人，身上有一股可望不可即的意味。在一次听学术讲座的常规性小型会议上，庄建非和梅莹坐到了一块。整个下午，庄建非都若隐若现地嗅到邻座那单薄的夏装里边散发出的奶香味。按说她更应该有消毒药水味的。梅莹记笔记时戴一副金边眼镜，不记就摘下眼镜放在活动桌上。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梅莹一不小心，碰掉了她的金边眼镜。庄建非没让眼镜掉在地上，他海底捞月似的做了个十分敏捷的动作，挡住了眼镜。

梅莹这才看了庄建非一眼，说：“谢谢。”不知怎么又添上一句：“老花镜。”

一听是老花镜庄建非忍不住笑了，说：“是你奶奶的纪念品吧。”

梅莹也笑了。

过了一会儿，梅莹小声说：“我叫梅莹。”

“我叫庄建非。”

他们一起笑起来，都觉得正正经经通报姓名很好笑。

会议宣布结束，人们顿作鸟兽散，只有他们俩迟迟疑疑的。谈

很投机，正是方兴未艾的时候，于是，他们一块儿去餐馆吃了晚饭。

尽管这事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但那顿晚餐的菜肴庄建非依然能够准确地回忆起来。

梅莹走在他前面，径直上了“芙蓉”川菜馆的二楼雅座。她雍容大方，往那儿一坐，对服务员就像女主人对仆人一样，和蔼可亲却又不容置疑地吩咐：“来点普通菜。辣子鸡，火爆猪肝，麻辣牛肉丝和一盆素汤。”

庄建非暗自叹愧弗如。他一直自恃有良好的家庭教养，这时才发现吃的教养完全是空白。无形中庄建非已经着了迷，被梅莹的风度迷住了。

吃罢川菜，他们满心满腹热情似火。沿着一处不知名的公园小径漫步走去，梅莹给他指出了一条路。

“你不应该搞腹腔外科。腹外在武汉市有个裘法祖，留过德，又有个德国妻子作后盾。不管你的刀子耍得如何漂亮，你的名气压不过他。被他压个十年二十年，你这辈子就输了。你赶快想办法转行搞胸外。胸外当然也有名家高手，但你年青，眼疾手快精力充沛腕劲过人，你一定能超过他们。我感觉你的气质适合干飞速发展的新技术，胸外正是当代的热门，你会在这个领域遥遥领先的。”

面对强手如林的全国胸外专科，初生牛犊庄建非不免有些将信将疑。

“我能吗？”

“能！”

梅莹轻轻捶了捶庄建非坚实的臂膀。“我的眼光不会错，你是一个难得的……”

事后，庄建非认真地反复地考虑了梅莹的建议，决定予以采纳。没料到改专科后不久他就遇上了一例较复杂的心血管手术。更没料到的是手术竟如神话一般成功。全院为之轰动，多少人对他刮

目相看。

庄建非秘密地来到了梅莹家。梅莹穿着家常睡裙，高高扎起发束，春风满面。桌上为他摆着庆贺的精致家宴。庄建非关上房门就狂热地拥抱了她。梅莹紧贴着他，抚摸他脸颊上的青色胡茬，问他想喝葡萄酒还是白酒？

庄建非说：“喝你！”

但是，当梅莹的肉体横陈在他面前时，他显出了初欢的笨拙和羞涩。

梅莹格格笑了，说：“我非常乐意帮助你。真的！”

庄建非向来都是个高材生。短短的一夜，他不仅学成出师，最后还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趋势。天亮时分，梅莹终于向她的徒弟举手投降了。在被深色窗帘遮掩了的光亮里，梅莹流了泪。

“为什么我年轻时没有你？”

次日晚上，庄建非又来了。这次几乎没有任何语言，只有行动。行动范围也突破了床的界限。地板，椅子到处都是战场。分手时庄建非说：“我要和你结婚！”

梅莹垂着头。

“我儿子在美国读硕士学位，丈夫在那儿讲学，还有半年就要回来了。”

“我不管！我要和你结婚！”

“我四十五岁了。可以做你的妈妈。”

“我不在乎年龄！”

“可我天天都……都盼着他们回来。”

庄建非犹如背刺麦芒。

“是真话？”

“真话。”

“那么。你……干吗？我的力量不够，是吗？”庄建非粗鲁地低声吼叫，“不足以分开你们，对吗？”